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四

明 鈙南張 岱著

張振德董畫倫姬文胤列傳

張振德南直崑山人以選貢除興文知縣興文故戎縣萬曆初平九絲蠻改名地近藺酋奢崇明窟穴崇明以朝廷徵兵援遼而叛興文當其出押道時為天啓元年八月振德方供事蜀闈以九月十六夜半還而十七日土把樊龍等又於重慶興文居民不滿百家

土墉不踰三尺典史劉承澤問將若何振德曰督率吏民來城死守不可為則吾行吾志而已方時無著長寧縣印二十一日長寧薄徐大禮以騎從來迎振德不可則請迎家屬往彼避之復不可振德持兩印巡城意氣如常作書授次子緄曰吾邊令五年千辛萬苦上不得罪於天地朝廷祖考下不得罪於百姓今與此賊患欲守而無可守之人欲備而無可備之具惟有手持兩印以身殉國而已二兒若幸得全惟

為善以畢吾未竟之志他無所囑二十三日平明賊騎數千薄城下振德手斂跨馮燾弓快迎戰不敵退集城中男女及家人登陴賊衆擁入振德痛哭厲衆巷戰死傷殆盡疾馳入署左持兩印右秉匕首危坐廳事令孺人以下人持一炬坐後堂積薪座側賊不敢犯日暮賊縱焚民舍振德曰此吾授命時矣起望闕叩頭曰臣生不能為　陛下殺賊惟有一死以盡臣節令家人舉火遂同孺人錢氏及女淑安淑慶俱

自刎投火中僕婦穆氏沈氏長幼同焚死者九人家人顧美嚴英皆巷戰死明日賊目胡宗祿至火所於烟燄中見振德鬚髯戟張面色如生兩印在手堅不可取皆愕然口稱忠臣忠臣羅拜而去緄得閒匕走賊退藁瘞振德同家口於縣南天壇山贈光祿寺卿給祭葬立祠廕長子紀錦衣正千戶世襲妻女祔祠顧美等給卹是時遼事大壞節鉞大吏無有死綏殉國者而乃得之邊陬小吏且舉家以焚 天子哀之

制曰比以疆圉多故奔潰相仍余欲僇死而施生責
以大義必先闡忠而旌節教之事君夙峻恩章以昭
激勸爾文林郎原任四川叙州府興文縣知縣張振
德忠孝性成才守兼勵五年保障撫字心勤三邑賢
勞湛膏肌浹屬逆首之作難數郡風靡遂登陴以捍
兵孤城斗絶力戰無援盡室自焚哀哉一死之堅貞
烈於猛火壯矣闔門之婦孺皆為國殤惟吾謀軍師
國邑之臣率多保身軀妻子之革誰無百口甘蒙面

以偷生視爾一門尚汗顏而媿死腃茲義烈良軫朕懷是用特贈爾階中大夫資治少尹光祿寺卿錫之誥命於戲寵賁綸綍恩崇大塟易名烈愍峻秩司光致祭歲時立睢陽之廟世官環衛字羽林之孤異數以盼榮哀斯備於戲生吾所欲刎二十餘口赴義如歸國猶有人蓋二百餘年養士之報庶幾精爽尚克顧歆旅德居官清素將死出篋中僅得銀二兩二分與其子耕錢孺人故德化知縣春沂之女十三歲時

家海上聞有倭寇從其母登高樓約曰寇至則自投樓下孺人敬諾安坐刺繡自如興丈之將陷也孺人與二女皆誓死從振德故振德之赴火益决振德之長女壻曰顧推官咸正後振德二十餘年死自有傳

咸正亦崑山人

董盡倫蜀合州人京任鞏昌府同知致仕家居會奢酋變令叛吏持偽檄招降一城驚惶盡倫詣問吏此誰為者吏曰酋主倫叱之曰天威咫尺若輙敢尒回

顧從人忽有揮椎擊吏牖者倫命取酒手椹其雙膧和酒生啖之大聲曰吾長齋廿年從此啖腈殺賊矣因見州牧與商畧城守事登陴練卒諸事畢舉募鄉丁幾千人倫具白旄素衣冠觴敢死士人一豆酒三行申以朝廷大義撫道深讐靡不裂眦扼腕誓以死從冉越月賊薄城倫出死戰殁於陣州人皆登陴泣之事平詔贈光祿寺卿廕一子世正千户立祠歲祀之

姬文胤、西安華州人、萬曆癸卯舉鄉薦、六上春官、乃除祿養、謁選得山東藤縣、甫莅任、奔走恭謁、未遑視事、居三日而白蓮賊起、是時滕民什九從賊、文胤徒步叫號、援兵登陴、不滿三百人、北賊薄城、才數十人耳、問民何以從賊、則曰禍繇董二、董二者、延綏撫某之子也、文胤登城、呼賊而告之曰、若等皆吾民、以董二故、鋌而走賊、吾執董二、窮治其罪、以伸若冤、而赦若等復為良民、其可乎、文胤長身赤面、鬚髯奮張、

兩門牙如施丹艧乘墉大呼聲數〻動樓櫓賊望見以為神人讙呼羅拜俄而箭發於西隅二賊斃焉觀之則延綏沙柳薛也賊憤益向薄而上遂不可禦丈徹歸署緋衣坐堂上嚼齒罵賊〻前縛丈徹裂其冠裳以銀鐺鎖之丈徹大罵胡不速殺我賊顧不忍越三日不食賊勸之食不可勸之去又不可為詩八章書於屋壁以縣印遺狀付門子魏顯照僮守務北向再拜自縊而死顯照乞棺于賊不許乞布裹屍許之

遂瘗於官署之池側。賊考掠顯照索印，顯照以印予父國良，以遺狀與妻之父高登士，及守務反而罵賊死之。九月賊平，文澈父收屍反埜，蓋六月而後殮。撫臣趙彥上其事，詔贈太僕寺少卿，有司立祠，春秋祭祀，給其父母誥命，廕一子入監讀書，并錄顯照守務復其家。而董二者城陷遁去，其後卒以賄免。嗚呼，以視事三日之官，守巷無居人之邑，率數十孑遺之民，抗數萬方張之冦，城之未陷也，可以去而弗去，賊之

勸行也、可以走而弗走、絕百可倖生之塗、而定一死無復之之計、用以明示天下後世、無破城不死之縣令、無陷城不死之臣子、公之自處審矣、若董二之佚罰、則有司之過也、

石匱書曰胡馬南下、三千七百里地方、官納印獻圖鄉紳薙髮左衽、望風而靡、恬不知恥、倘讀三君子傳有不面赤耳熱者乎、其長樂老之面皮、有長樂老之福德、則亦已矣、萬一昨剖符而今伏鑕、朝納款而夕

誅降名節既喪命復不延柰何不舍彼而取此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

明　劍南張　岱著

熊廷弼王化貞列傳

熊廷弼湖廣江夏人萬曆戊戌進士為保定府推官剄果任事以才幹名戊申徵拜御史巡按遼東是時建州兵尚喙伏廷弼知其必為邊患請核地界飭營伍聯絡南北關纚纚數千言未而恐漸入以其太發計也壬子視學南畿過於鍥刻生徒怨恨後以事敗

田籍戊午四月、滿兵果陷撫順　神宗思衡言皆驗
謂深知遼事無衡若也遂用御史楊鶴言特起田間
擢大理寺丞兼御史經畧遼事廷衡未至遼復陷開
鐵共氣張甚不出三月連破堅城擒宰賽制煖兎炒
花等營不敢動既而悉精銳攻北關北關又陷京師
震恐已未七月　上乃超擢廷衡僉都御史兼兵部
侍郎代楊鎬經畧廷衡單騎就道八月入遼陽斬陣
逃游擊劉遇節等設壇祭撫清開死事將卒以鼓士

氣乃奏言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退守遼陽厚集兵力
上允之廷弼決策固守挑壕築垣借水為塹濬漸
壯庚申六月廷弼巡九邊潰兵衆廷弼出以萬騎蹂
撫順關入萬騎蹂東州堡入深至渾河總兵柴國柱
賀世賢力戰卻之以捷聞七月　神宗賓天九月御
史馮三元論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張修德趙國
用繼之廷弼上疏求勘并請勅二人往遼查勘遼事
有無破壞并繳還尚方席藁待罪有旨回籍　上勅

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勘回有旨遼事會勘已明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仍着及時起用以為勞臣任事者勸天啓元年三月滿兵連陷瀋陽遼陽二城經畧袁應泰死之朝廷震驚隨起廷弼經畧遼東限五十日到遼任事查處排擠廷弼諸官以儆將來七月上念廷弼特膺新簡受命專征至重事權隆禮數特賜尚方劍將士不用命者副總兵以下先斬後奏賜大紅麒麟一品服紵絲表裡銀幣賜宴都城外令文

武大臣陪餞。以寵其行。廷弼兼程行。以是月二十日抵山海關。而遼東巡撫王化貞者。山東青州人。餘癸丑進士。歷仕巡撫。既握兵柄。日催盔甲車輛及借撥兵馬。力主進戰。廷弼初到關門。遼陽新破。兵士損傷瘡痍未起。且暫主固守。自是議論相左。疏揭交上。廷臣會議不決。化貞上疏有曰。臣今與 皇上約。臣請以六萬師進戰。一舉盪平。臣不敢貪天功。但願從征將士羣加優賚。遼民賜復十年。海內除去加餉。而職

歸老山林為太平逸民於願足矣廷弼力爭不得遂以五千人守右屯化貞以十三萬住廣寧而淌兵渡河偪西平堡遂犯振武是時化貞欲守廷弼以令箭催戰且激之曰平日之言安在總兵劉渠方對壘化貞心腹將孫得功呼曰兵敗矣率所部走渠畧陣馬蹶被殺報至一城鬨然爭奪門走化貞方晨起西將江朝棟排門入呼曰城已空矣化貞股栗不知所為騎朝棟馬以行及門亂兵訶止朝棟後至持刀與鬬

乃得出得功奔回見無化貞遂踞城叛迎滿兵入城化貞出從數騎走閭陽遇廷弼化貞向廷弼而哭廷弼顧笑曰六萬軍蕩平遼陽竟何如化貞慚尋向廷弼議固守寧前計廷弼曰晚矣公不受紿募戰不撤廣寧兵於振武當無今日此時兵潰之勢誰與為守惟有護百萬生靈入關勿以資寇足矣迺整衆而行化貞與寧前道張應吾殿後時北騎已東無追偪者故得綏轡以旋總督王象乾驗放入關二月御史貢

疏祥疏奏廣寧失守經撫無所逃罪奉旨逮化貞廷弼着革職聽勘都御史鄒元標刑部尚書王紀大理寺卿周應秋同審獄詞曰當建兵之猖獗也遼陽失陷都城震驚此正　主辱臣憂枕戈待旦之日也我皇上不難拔化貞於監司起廷弼於田間畀以軍旅重任可謂非常之寵遇矣在昔俠士猶為知己死況兩人頗以豪杰自負感恩圖報宜同心戮力誓滅此而後朝食其濟則爵列通侯垂功名於竹帛不濟則

以死繼之豈不穀然一鬚眉丈夫、不虞其閫相鬨一場、挈河西拱手送敵竟以一逃結局也王化貞受命於敗軍之際廣寧危若累卵、隻手撐持八閱月嘔盡心血、費盡氣力、令誰不憐之、但生來是一朴寔頭人、全不知兵用鹵而反為鹵用、用間而反為間用、其叛逆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而不悟認賊作子伎倆巴知、乃敢口口聲聲、要戰渡河、及至胡笳一鳴風鶴皆兵、鞏鼓鐵騎、尚隔在百里之外而棄廣寧如敝屣廷

馬冑遁若追逃之躡其後而驚魂迄未定也哀哉化貞有憂國之心而無謀國之智有吞胡之志而無滅胡之才是天下熱心人也亦天下癡心人也事已至此安所逃罪空伏上刑以正厥辜若熊廷弼才識氣魄睥睨一世往年鎮遼遼而遼存去遼而遼亡關係似非小可再起經畧廷弼居然以衛霍自許而人亦莫不衛霍廷弼也追惟初出春明門即徼有控扼山海之旨識者已知其無意於廣寧矣抵關以後却徹有

可觀如言我兵不至浪戰西鹵不足畫信永芳降情之叵測廣寧人心之不固語若持左券其料事之智豈不遠過化貞哉獨剛愎之性虛憍之氣牢不可破以爭毛文龍功罪一事鬨嚷化貞水火之形既分玄黃之戰遂力今日具一疏明日具一揭筆鋒舌陣相尋不已而蒐乘訓卒厲兵秣馬凡可以為守備計者悉等閒置之迨鹵騎動地而來錯愕不知所出急急飛檄督戰若將以勝可以成吾之名也即敗亦可

以驗吾之言也不知前後矛盾戰不成戰守不成守反以巧而成其拙也雖欲引平昔不主戰主守之説以求末減其可得乎使廣寧告急之日廷獮若肯仗義誓師或卷甲疾趨廣寧提一劍以勘禍亂或堅壁固守右屯收餘燼以圖恢復反敗為功死且不朽計不出此一聞大兵既敗先奔榆關即有蓋世之氣料敵之明亦不足以贖喪師失地之罪矣嗟乎封疆大臣破壞封疆國有定律百口何辭乃會鞫之日刺刺

不休若謂不可與化貞同科詎知功罪一體明旨昭
然即廷弼與化貞書札亦有吾兩人同功罪禍福之
語何至今日移異其說乎廷弼試捫心一思喪師失
地同抱頭鼠竄又同而其罪安得有差等胡不引從
前經畧觀之也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
欠一死若厚誅化貞而廷弼少及於寬罪同罰異非
刑也不惟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恐無以服楊鎬袁應
泰之心矣宜用重典以警將來奏入獄遂定後逆璫

用事恨楊漣疏遂切齒楚人又牽入汪文言一案謂非封疆事不足以殺諸老因誣廷弼廣寧失事輦金至京賄囑周朝瑞十日四疏以救顧大章擬為八議之說又託汪文言囑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各遺書求解諸人受賄動以萬計不入熊廷弼則諸臣之罪狀不大不殺熊廷弼則諸臣之罪狀不真乙丑八月二十一日文華殿講畢輔臣丁紹軾袖中出刊像遼東傳一冊以獻合詞奏曰此熊廷弼所作掩

飾遼事以亂入是非者也言官郭興治門克新石三畏等復上疏挑激 上怒有旨命斬蓋二十八日也駕帖到提牢官促廷弼出廷弼從容盥櫛整衣而曰我大臣也還要拜旨豈得草草見主事張時雍曰來我與爾說時雍曰芝岡失陷封疆應得一死還有何說乃指胸前一懸袋曰此謝恩本也時雍曰公不讀李斯傳乎囚安得上書廷弼熟視曰此趙高語也時雍詞塞擁之出斬於西市傳首九邊屍棄荒野懸坐

贓十七萬追比酷烈夫人陳氏繫辱縣庭長子兆璉迫極自刎長女瑚嘔血殞命崇禎二年其子兆璧上書而大學士韓爌具揭言廷弼封疆傳首九邊已無餘罪若遺埋棄荒郊不得歸葬則從來國法所未有即今廷弼正法於今日 皇上必倣古聖王揜骼埋胔之意許其歸葬蓋國典 皇仁並行不悖似合如此非敢偏私廷弼也有旨命廷弼身首准與收葬化貞時尚在獄追論廣寧失事復斬於西市以平公

論

石匱書曰熊廷弼之逆料遼事所謂不幸而言中也拯溺救焚間不容髮審其勢而急援之豈不才智兩得乎迺如良醫料死惟願速其死以神吾料症候既明而不思救藥則亦何貴於良醫哉至如廣寧一敗並轡入關方倖倖然快其言之驗也譬猶操舟者料舟之必覆及果覆矣而不知其同在舟中也噫亦愚甚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六

明　劍南張　岱著

鄒元標、趙南星、高攀龍列傳

鄒元標號南臯江西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觀政刑部時首輔張居正奪情起復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詞上疏言其忘親貪位居正大怒取旨四人同日受杖元標草疏就趨至午門四人方杖闕下血肉狼藉元標持疏入闕者曰爾不

見杖者乎生死未可知爾何自若无標給之曰我自
請告歸疏遂入疏曰臣閣輔臣張居正父喪居正三
疏乞恩守制　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
之　皇上皇上不聽計哀死求之必得請而後已何
求歸之情未切暫留之疏遽上臣讀此疏涕泗交流
自念一介草茅涉世未久諳練未深不敢嘅嘅自取
越職蓋廉當言責者有言也今當言責者不惟不言
且乞留矣臣復默而不言三綱淪九法斁日被冠裳

無異禽獸敢置身斧鉞披瀝為　皇上陳之臣聞天生民不能自治也立君治之君不能獨治也置相佐之相也者一人之身而社稷綱常所攸賴者也必置身於綱常大道之中而後朝廷服萬民懷一有不善議其後者如蝟毛而起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今觀居正之於父也憑棺涙奠未盡送終之禮在京守制尚貪相位之尊果能正身而正人耶不能正身而欲正人為居正計

者不可一日而不去　皇上為居正計亦不可一日而留矣居正不去天下人所共知也　皇上留之者豈以其有利社稷耶不知居正之在位也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頗多姑舉其最著者言之一曰進賢未廣詩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故聖世士器美而官材茂今則不然先朝各郡邑進學數十八居正仕事限郡邑不過十六七人是阻進賢之路也無論他郡邑臣鄉先朝每科聯

登科甲者不可以遊黌序矣夫豪傑之徒非有衣冠維持之不羈之才必有所逞迄今怨號之聲徧於江南此其遺禍何如也二曰決囚太濫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今則不然先時決囚初無定額居正任事限各省決囚若干以致首冣私寃冣者欲盈其數以免罰有濫及無辜者矣夫決之先歲者足以示懲來歲〻必取盈則雖有自新者其道無繇也三曰言路未通古先聖世草莽賤士農

工商賈皆得竭盡其言居正任事大臣持祿不敢言
小臣畏罪不敢言誠有之矣折繡檻於彤庭披忠於
玉陛者未之見也聞有憂關國計慮切民瘼者欲抵
掌而談當世然不先稟命有今日陳之而明日罹罪
者矣豈盛世所宜有哉四曰民隱未周臣先歲北上
覩黃河泛濫漂沒為魚者不知凡幾僅有存者架篙
為巢啜水為飧目及至此心悸魂飛夫被水滲如此
被旱魃者可知矣黃河如此環四境者可知矣有司

不以奏聞恐干大臣德政以致展轉溝壑提妻携子散之四方者衆矣　皇上深居九重漠然不知此居正之罪也其他用深刻之吏阻豪傑之材又不可枚數矣即使有利社稷猶大壞綱常也況無利社稷若此而可留之耶抑　皇上以居正既去天下事難以支耶不知我國家法度維繫民心者久我　祖宗德澤聯屬民心者深況在事諸臣濟濟後先非居正一力所能獨運也居正去位之後其德澤法度如故也天下

人豈盡出其下哉臣伏讀聖諭曰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 陛下言及至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固未成矣術成帝學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志固未定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居正丁憂可挽留之居正脫有不測陛下之學將終不成 陛下之志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也 皇上以英明之資御曆五稔人皆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治矣以居正而在京守制天下

後世謂　陛下何如主綱常自此而壞中國自此而衰人心自此而弛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攬權戀位者輒援居正故事甚至窺竊神器貽禍深遠難以盡言者矣且臣觀居正首疏云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辦是其心蓋曰起復非常事也吾非常人也吾而當此誰則議之自臣觀之人有五常仁義禮知信是也力此五者斯謂之不常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死而不埊指而

名之曰非常人也然人不曰殘忍則曰薄行不曰禽獸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乎且其疏又曰不顧旁人之誘議卹匹夫之小節非狂病喪心有此言哉夫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謂理之所在則顧理而不顧衆論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旁人誘議是乎非乎尾生之信孝已之行陳仲子之廉小節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果可謂小節乎又曰道路無不為呂酸鼻此其欺罔尤不容言居正未

聞喪之先天下逆覩其奸居正既留京之後天下深恨其非臣登刑堂遇各司曹出刑曹接諸黜衰各垂首喪氣一日三歎切齒含憤有不忍言酸鼻者誰乎皇上大婚固大禮也居正以被絰罪人欲雜乎其間何心哉蓋欲誇示來世以居成功耳宋臣文天祥當南渡之日猶送親歸塋當此熙朝豈南渡之時耶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居正之不歸蓋無情可奪無復可起又非賢之儔矣大臣聞喪而不去

小臣必有匿喪而不報者固所必致也嗚呼父子天性其恩罔極事父如此事　皇上可知矣先正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遺其親能忠其君者未之有也臣目擊其奸不能終默伏乞　皇上俯賜採擇亟作輔臣速歸守制則綱常正而人心服朝廷尊而天變消萬世仰　聖天子作爲出尋常萬萬矣居正學尚刑名見臣與疏禍臣必深臣萬萬死矣蓋非嚴刑督責以箝天下之口則攻之者愈多也意臣甘爲妾婦自

愛其生矣堂〻丈夫不忍為妻婦者尚多何足以藉

其口哉明日下肖折杖公十元標慷慨赴杖神色不變

變杖畢掉足欲行若無所苦者時人稱為茅焦謫戍

貴州都勻衛即日就道後數年居正病重張四維建

時行往問病居正據榻睜目言曰我病當歸鄒元標

可起用矣張申答云誰敢用之其不忘伉隟若此後

元標在戍所讀書講學生徒就之者幾百人日以古

學共相磨勵有巡方至衛操閱元標必戴鐵帽號衣

持戟負弩襍軍伍中巡方知之亟遣人謝罪元標曰此君命也不肯去必終事乃歸六年反鄉里終 神廟之世當事列薦者無慮數十上終不起泰昌改元公議起廢首以元標名上陞大理寺卿辭不就天啓元年起陞刑部右侍郎敦促就道莅任一年有直陳時務二疏讜言石畫切中時艱 上有温綸嘉納是年十月 上欲推恩容氏降罰言官馬鳴起等元標上疏力爭之不報二年陞右都御史九月兵科給事

中朱童蒙疏忝憲臣議開講學之壇等事元標遂有
謹陳共學之原以完衆志一疏得旨慰留十月元標
見權奸表裏逆焰漸張連上四疏乞休得旨回籍侍
加太子少保准馳傳去元標就道又有去國情深一
疏論東事當守黔事當戰并發帑減餉保身任怨諸
事纔二三千言皆一時藥石五年魏璫用事御史
張訥請毀天下講壇矯旨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
懋衡俱削籍仍追奪誥命鄭三俊畢懋良姑冠帶閑

住其東林關內江右新安一切書院俱着拆毀暨田土房屋估值變賣催解助工亡何病卒崇禎改元追錄清正名臣復元標官下詔優卹賜謚忠介

趙南星號儕鶴真定高邑人萬曆甲戌進士授河南汝寧府推官遷戶部主事調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南星鯁介孤直惡人奔競干謁不至其門以清正負天下望掌文選有剖露良心一疏譏切時弊為僉壬所嫉科臣劾之章上不下請告歸里癸巳年起為考功

郎管理內察直情徑行毫無顧忌李世達御之遂削籍去泰昌起廢郎中陞太常寺少卿歷通政陞工部右侍郎上疏力辭輔臣葉向高責以大義感激赴任再陞都察院左都御史振刷風紀益厲操切有申明憲職一疏畧曰臣衰頹無識蒙 皇上拔置西臺為諸御史之長夫臣無職也以諸御史為職諸御史皆稱職即臣之稱職彼出而巡方以致一方之太平者非有他術惟在舉劾得當也舉劾之所以不當者

人務於市恩而不肯任怨也臣請按臣差滿令河南道發單一一細加咨訪如考察之例必舉劾允當而後為稱職不則即當以不稱職論夫臣之欲保爵祿非與人殊何樂乎任怨若此哉誠以不如是則民不安民不安則社稷不安也有旨奬勵令載憲綱永遠遵行癸亥復當內計去癸巳閱五察矣南星素嫉臺省中多貪邪濁亂朝政至是作四凶議激太宰涇陽張問達所鋤去畧與癸巳等天啟三年代問達為吏

部尚書遂以澄清流品為已任用無錫高攀龍為左都御史應山楊漣為左副都御史而僉院用桐城左光斗首垣用嘉善魏大中考功郎用新昌鄭維璉近例銓司無一省兩人者時已有一主事江西人南星以察典近而官多缺故破格調用維璉嘗攀龍又為南星己丑所取士亦不避嫌南星意惟在官得其人他不之顧也一時群賢輻輳天下想望太平而天不祚國不旋踵而禍作矣時冲主在位逆奄魏忠賢竊

柄外廷奸人多與交結南星於公所見奄以正言規之奄以此銜之政府魏廣微與奄認同宗南星為廣微父允貞密友以廣微為故人子常倨見之以足歎、廣微每干部政南星又正色卻之懷恨益甚後太廟頒曆廣微後至止詣省交謫廣微疑南星主使遂思所以傾南星會楊漣上二十四罪之疏奄恨切骨廣微乃挑激忠賢謂楊漣疏係南星政定也又值高攀龍論崔呈秀貪污異常南星復疏引祝大舟遣戍之

例呈秀寵身魏黨遂肆誣岌嗾陳九疇借及嘉遇推
陞晉撫謝應祥謂與魏大中師生也暗通關節朋比
為奸疏上桯旨切責大中詞連高攀龍趙南星南星
與攀龍相繼引去首輔韓爌極言兩臣負天下重望
不宜輕去奄怒并逐輔臣又嗾張訥梁夢環追論之
北鎮撫許顯純勘問汪文言織入南星懸坐贓私奉
旨遣問并退其子清衛其甥王中龐兩日內各杖四
十荷校兩月俱擬遣戍南星時年已八十矣不准收

牘於酷暑淫潦中偪勒南星速赴淅武清衛赴莊浪中龐赴永昌同日出門復逮其夫人湯氏追比至死崇禎改元恩詔赦免其時巡撫留難回文遂於丁卯十月十七日殁於戍所清衛折寬奉旨准復原官給祭葬謚忠毅廕一子入監讀書南星公忠強直好善若渴嫉惡若讎意氣磊落有才趙節俠悲歌慷慨之風負天下重望通籍五十餘年年垂八十而投荒以死悲夫南星之文章豪宕卓犖不拘拘繩墨其為詩

文閣學稱其刻勵淮磨厭薄七子而猶不免步趨北地姚宮詹稱其淋漓沈痛讀者如聞易水擊筑之聲欲泣欲訴以今觀之兩先生之評各有當云

高攀龍號景逸南直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出趙忠毅門下起家行人癸巳建言語侵時相謫廣東揭陽典史泰昌踐阼起為光祿寺丞甫莅任遂有釋群疑銷隱禍一疏疏曰往者張差謀逆遂係鄭國泰主使劉保謀逆實為盧受通謀受蓋鄭氏私人不可掩也

陛下至此當思所以處之々道不過從人心所積疑者而解之不蓄疑以貽後止使遠害以自全也故為鄭養性計不宜以人所共指之人自處危疑 陛下為養性計不宜以人所共疑之人密邇禁近亟當令歸湖廣原籍仍令帶俸以示欣尊者也又曰崔文昇當 先帝新喪哀痛萬幾勞瘁凡有疾病其症必虛雖至庸醫亦能辨之文昇故用泄藥元氣不可復收是明以藥弒也在律故違本方殺平人者皆斬況至

尊乎 陛下即不誅夷僅止斥逐四海人心已憤鬱
不平今文昇潛伏京師意欲何為亟請明正典刑以
全 陛下父子至情天下君臣大義者也蓋文昇素
為鄭氏腹心特當時失刑不及考訊故不及同張差
劉保早正謀逆之罪耳入與兵科王志道書畧曰張
差持梃美女代斂先進泄藥繼進紅劑以紫禁青宮
之中忽有荊軻聶政之輩於飲食男女之內行其斧
斤煬毒之謀皆意想所不及天下萬世之公致討於

亂賊者重而責備於君上者輕若謂隱諱則恐其事彰明昭著中外共知雖欲諱之誰得而諱之諱之一字是為亂賊設護身之符令加以誣謗二字入為亂賊立箝口之法陛下即不顧往事獨不慮將來乎

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 皇祖身上事 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 皇考身上事 皇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 皇上身上事夫臣子於君臣大義嚴萬古之綱常守三尺之法紀君仇必報君賊必

討是臣子身上事上下相維並行不悖焉得以討賊
者為誘君為誣君遂足傷　皇考之明遂為傷先
帝之義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也王大成
以優伶誤入禁地而以張敖未嘗知貫高之謀比張
差之主謀者燭影斧聲本無其事而以比進美姝進
泄藥進攻劑者一切寔而虛之所以為亂則善矣所
以為君父則吾不知也垂簾之說出聖諭手授方相
國乃臣子設為不必然之慮且　皇上何嘗薄待選

侍臣下亦何嘗欲　皇上薄待選侍賈侍御之揭當時自有惧之者侍御所以自悔為人所惧也大抵台下言孝經之尊親不言春秋之討賊言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君父之義言　皇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之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灑灑千言一時服其正論四年八月陞左都御史九月劾貪汚御史崔呈秀慢視憲規恣行無忌辱身辱國所當

重處以洗巡方之恥呈秀革職下部議處呈秀以准
揚得賍數十萬賄結魏忠賢不但復職遂攬事權翻
以肆其毒手衆冢宰會推晉撫有旨責其師生偏庇
不肯從公會肴又揑其疏內有冲矜字樣責以任情
那攺遂削籍去歸則惟杜門著書築圃山中不與外
事而織造奸璫李實承忠賢風旨駕風影之詞陷入
黨錮緹騎四出攀龍聞之焚香沐浴手寫遺疏封以
授其子曰事急方啓乃紿家人獨自寢息以思良策

至夜半密起整衣冠望闕叩頭自投於園池次日啓
戶聞寂空帷而已讀其遺詩始知身陷汨羅隨報有
司臨視面色如生其疏云臣雖削籍誼屬大臣大臣
不可辱辱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
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望使者持此之復　皇上奏
聞逆璫猶坐贓私戍其子世儒以快呈秀崇禎元年
追念遺直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憲世儒入監
讀書

石匱書曰、東林之有三君子、猶元祐之有蘇子瞻、司馬君實也、試觀其光明磊落、出處昭然、不東林者有其節概否耶、鄒南皋以觀政進士、建言廷杖、棲遲田畝、四十載、起廢半年、岸然挍劾、所謂介如石不終日者非乎、至若趙儕鶴之盡瘁戍疆、高景逸之致身止水、勁節孤操、至死不變、柳又難矣、以三君子言之、亦人負東林耳、東林何負於人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二

明　級南張　岱著

楊漣左光斗列傳

楊漣湖廣應山人萬曆丁未進士知常熟以卓異名內召拜兵科給事中庚申八月　光廟踐祚病大漸內監崔文昇進泄藥鴻臚寺丞李可灼進紅丸漣上疏極言用藥之悞次日　光宗御乾清宮召閣部大臣隨召漣入同受顧命問漣名呼近榻前詔以輔皇

太子要緊爾等當輔為堯舜之君漣感泣誓以死報
光宗賓天奏請李選侍即日移宮御史賈繼春等以
漣違忤　先帝逼逐庶母持議不合遂乞歸疏曰臣
平生薄相身無媚骨以賦命窮蹇處世骯髒之人而
際兩朝知遇被　聖明忠直之諭人生之願望與書
生之福力至此極矣今日捧覆載之恩綸披上方之
文綺齎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
友入教子孫以彰　君寵以圖世報覺俯仰之皆寬

對詩書而無愧即不幸自先犬馬卒填溝壑持此二字以報 皇考於在天見先人於地下臣可以瞑目矣若乃因循係戀日復一日或不免借主眷以梯榮挾忠憤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向日憤爭謂何始奮鷹鸇之逐而終甘腐鼠之嚇陰懷蠅蚨逐羶之情而陽樹犬馬戀主之態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非 皇上之所以蓄臣也臣一去或者知止可以風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又臣去國之深衷所欲自

勑於　皇上者，臣無病，不敢以病請　皇上。未罪臣，不敢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為急流勇退之人而已。詔許之。逮去　熹宗御殿，屢問髯子官安在，顧朝班爵目者久之。逮家食三年，癸亥起禮科都給事，諸子有喜色。逮歎曰：兒曹何癡而以而父進賢冠為而作牛馬耶。今　冲主孤立，所在伏戎，外有強奴，內有逆豎，疆埸宮府，皆我死所也，憂且不暇，何喜之有。未幾，轉太常寺少卿，歷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見魏忠賢容尺逆謀已成負嵎將出遂

拚罪首攻於甲子六月初一日有二十四罪之疏

白職惟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

事其在內廷祗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

內官惟以循謹奉法為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

雖有驕橫恣縱如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

靈長至今豈意 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

朝綱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 皇上堯舜之令名釀

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為威劫、無敢指名糾參、職寔痛之、職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 先帝之命輔 皇上為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職自負忠直初心、并負風紀職掌、負 皇上起職田間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於在天、謹撮其大罪之最著二十四款、為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夤入内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 皇上念

其服從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合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為奸、賢不敢為惡哉、乃初猶謬為小忠小信以倖恩、既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 祖宗之制、以票擬托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叅酌、推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偽、誰與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群、勒逼講嚷、政事之堂、幾成閙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

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　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鬱欺悶有堅意求去者、壞　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宮禁　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於剪巳之忌不容　皇上不攻父之臣大罪二也　先帝強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

普天寔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愼行也、
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
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
得、顧於護黨氣毆聖母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
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仇於忠義、偏不容先朝有
痛念弓劍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
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
忠賢一則使人喧嚷於堂、彈而逼之去、一則與沈㴶

交構陷之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於柔媚善附之[illegible]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為善人[illegible]我惡者為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之覆宰竊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以伏

借用為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出、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憖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 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去年 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 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狀、謀之私

比、託言急病、立刻揜殺、是 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己、觸其私比、捏倡無喜、矯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 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為堯母、是 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内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雷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

寔有謀爲以 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 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於 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戚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八月登極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 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 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憤矯旨掩殺於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

但伲王安而寔敢於伲 先帝之老奴與 皇上之
老犬馬而畧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復肯為忠義者、
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受其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
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額奢、今日討奬賞、
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毀
人坐室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藥愁藥怨飲
恨吞聲又不止於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
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廕錦衣、明日廕中書、金吾之堂、

口皆乳臭語勅之舘、目不識丁、如魏良猷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並侯共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胆麁、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爲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平人闖稅也、良卿生員

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脉、託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抔、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也、王敬思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　皇上右文重道、秋爽行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先結於壁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懸監謗之令於臺省矣、科臣

周士樸執紏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遷除、言官不得司其封駁、陰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升叙、致士樸卒困預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關羅織之毒於冠紳矣、北鎮撫司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

於以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國脈則何可崇此蘊毒
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移天翳日之手於絲綸矣
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
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再褻王言幾成鮮訟無論玩
弄言官於股掌而皇皇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
天下後世視 皇上為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畏
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任
事雞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傅應星

為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為之鼓舌搖唇、傅繼教為之
扶壓打綱、片語違歡、則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挐中書
汪文言、不從閣票、不會閣知、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
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興同文之獄、刊黨錮之
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
十也、尤可駭者、東廠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
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寔來自忠賢司房之家事
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日卤

逼城下、忠賢固為東酋首功之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新城、誠可作眉鄔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祖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㴶、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酋西夷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於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為寒心。忠賢復傾財畀與

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為、大罪二十二也。且 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為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為遲、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献策者、寔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為何如人、想只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

極之矣大罪二十三也　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内之氣象乎寵極則驕恩多成怨閒今春忠賢馳馬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　聖恩已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来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收拾不住　皇上果真有些事奈何養虎兕於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以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

案、與長安之共聞共見、非出於風影憶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之徒、苟徒富貴、或攀附枝葉、或依托門墻、或密結居亭、或投誠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夫人、客氏為之彌縫、其罪

戾、而遮飾其回衺、故朝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即大小臣
工積威所劫、積重所移、亦不覺其不知有　皇上、而
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緊切當用
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
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
專擅、即章奏之上反覺　皇上為名、忠賢為寔、且如
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一切

票擬、必忠賢既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意旨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知有 皇上耶、無 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至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而睿哲偶蒙、及發不治、則羽翼已成、騎虎難下、臣亦不能為 陛下萊矣、伏乞 皇上大奮雷霆、將忠賢縛至九廟之前、明正其罪、置之典

刑清除君側以答天變則人心悅服世運更新矣職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職然職不愳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悞 皇上堯舜之令名即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 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顧少酬死且不憾疏入忠賢亦驚惶無措欲結輔臣韓爌挽回爌嚴拒之不得泣訴御前客氏又從中曲幹遂令魏廣微票旨切責漣憤激思補牘以進俟午朝伺忠賢至面析之忠賢聞阻

聖駕三朝不御、第四朝方出、御皇極門、儀伏刀鈹倍於常時、侍班官僚更加嚴肅、左班諸臣不敢擅出奏事、叩閽無路、而忠賢之烈焰益張矣、天啓五年二月、大理丞徐大化叅楊漣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逆璫矯詔逮漣、并及光斗、漣聞命就縶、途中病篤、以忤璫無敢館之者、至河北、有萬公者聞漣名、假館居之、進以醫藥、郡邑縉紳恐喝之不顧、漣病甚篤、卧三晝夜方語、語及死生、漠不動心、唯以救璫未遂為恨

留十日、病稍痊就道、人見之曰、此魏上公侃也、倉皇走避一日途次有乞丐數十餘人、望檻車而來或粢或炙或布或錢或薑桂、或酒醴聾者以口瘖者以指、跛者以首啞者以目、持物贈漣匣車搶首、喘汗喠啐、罵璫不絕漣慨然受之、諸乞兒復流涕送之數里而去、六月下北鎮撫獄、許顯純織入汪文言一案、坐漣受熊廷弼買命錢一萬九千兩、五日一比、榜掠刺劉血肉俱盡一日傳命促漣死、漣乃據押床書數紙遺

其子名獄中絶筆書畢獄卒以囊收其頭懸起即卒七日屍出糜爛不成手忠賢矯傳 上諭楊漣贓私未完行撫按立限追比漣身無長物罄家産及兄姪産業不及四五千金朋友親族醵助數千金知府李行志設簿得千餘金知縣葛之彦損産代納千金尚大七八千金是時家無立錐棺櫬停河岸母妻住城樓二子囚繫追贓幸 思宗踐祚褒䘏忠裔以漣爲首贈右都御史崇禎元年十一月其子之易奏獄中

絶業。工科給事中沈惟炳懇炤楊忠愍例，加太子太保，謚忠烈。

左光斗，直隸桐城人。生時赤光滿室。九歲能屬文，作粥賦。弱冠舉於鄉。萬曆丁未成進士，授官中書舍人，擢監察御史。奉命視屯，光斗曰：北人不知水利，畏言屯田。勝國初倚漕東南，至以御酒龍衣求米，張士誠令不改謀。後將無食，乃力請屯田。又請倣漢力田科，以屯入多寡為殿最，使人自為屯。又請置屯學，試博

士弟子員因屯粮制餉詔從報可於是屯功大興其年入穀數千鍾李年倍之鄒忠介元標道見之歎曰治天下豈不以才哉人苟有才天氣地力皆可得而變也往三十年都人之視藁秸猶扶桑也而今畝樓若此時　神廟不豫璫劉朝宗矯東宮旨索嘉靖朝戚畹絶庄光斗封還不啓曰尺地皆殿下有今日御史受命巡田安敢以田私進奉乎璫大恨去已又糾巨璫陳登奪子粒為屯蠹當按一時咋舌稱為真御

史神宗崩光宗即位甫一月病大漸選侍李氏希封后不得趨召廷臣一時升遐內使持挺守門不容入光斗作色言曰先帝宣召諸臣不幸宴駕皇長子未知安否汝等閉宮堅阻不容顧命大臣請見儲君意欲何為諸璫愕視無語然後放入哭臨畢即請見皇長子議移宮事未決光斗奏清宮禁正名位一疏李選侍震怒禍幾不測以輔臣劉一燝力持得免熹宗元年差光斗視學京畿先德行後文學闡

有孝子廬墓六年者以文黜特復之以風勵諸士癸
亥陞大理寺少卿次年轉都察院僉都御史時與楊
漣同心秉政僉壬側目會冢宰趙南星以鄒維璉為
考功司以魏大中為吏科刑科傅櫆恭之詞連光斗
光斗上言傅櫆論臣及科臣魏大中一篇之中終不
得其指歸何在倒戈於君子君子何人呈身於小人
小人何人汪文言之昭雪者前司寇前總憲也其題
授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聞也臣於山人墨客絕跡

無往還，臣官階已崇，不藉延譽，何事引為腹心，臣有以知概之意矣，概之意不利於考功有鄒維璉，不利於銓司有程國祚，又不利於吏垣有魏大中，欲以一網打盡，不知此三臣者，皆負海內之清望者也，科臣何而必欲與之為仇，豈其性與人殊耶，抑亦有神奸播弄，捏造黑白，簧鼓其間，不覺目側而心危，遂手忙而足亂耶，人言科臣曾論清端大司農汪應蛟，公論不許，因求多於新安之人，果爾是科臣一生與清流

為難矣、臣待罪風紀、人材進退例得與聞、如其納賄
招權、引用匪類、須指有的實、以科臣之權力、猶使朝
廷不能用人、銓臣不敢就列、首揆不許到任、把持朝
政者、莫科臣若、科臣又冒認東廠理刑傳繼教爲兄
弟、脉絡機鋒、長安冷覰久矣、窟穴深藏、布置已定、欲
用邵輔忠附毛士龍故事、比暱匪人者、莫科臣若、名
義至重、鬼神難欺、顧科臣之慎持之也、臣一官忝竊
久思避賢、且見人心日下、清正難容、義憤填胸、生趣

都盡何有一官伏乞將臣罷斥以謝科臣臣愚幸甚

溫旨慰留光斗決意請告後以冢宰會推失人波及

光斗單職為民追奪誥命乙丑三月北鎮撫許顯純

勘問汪文言辭連楊左有旨被逮光斗聞報即行桐

城數萬人哭且譟聲言必格殺使者光斗急呼諭之

乃止數萬人又入出辦香禱於其里之神祠又數百

人齎粮欲往伏闕至河光斗始知辭之不得至欲

自引數百人乃大慟而返至白溝尋故友鹿善繼時

善繼在遼，悟其友孫奇逢，奇逢曰，公大臣，風雷雨露辭朝廷恩，善持毋感，光斗灑淚而謝，奉聖夫人弟容光，光者，在白溝，謂所知曰，被逮諸公，皆名賢，吾欲丐吾毋求解於吾姊，奇逢向光斗述之，光斗曰，唉，求活婦人，豈丈夫乎，奇逢遣其弟奇彥同鹿善繼子化麟奔遼陽，見其父出奇策，救諸君死，而奇逢先到京，知光斗坐封疆贓二萬，五日一比，受刑慘酷，遂往定興見鹿太公，為光斗措銀納贓，冀緩其死，太公告鄉父

老曰、籽粒場、受左公永賜、畝捐一錢、可得數萬、告鄉子弟曰、諸生受左公賞拔者、多寡隨所輸、可得若干、於是定興、容城、新城、任丘、清苑孝廉明經諸生好義者、各奔走若其私、下里響應、約畧可以充事、而光斗身被五毒、體無完膚、拷掠垂盡、乃書絕命詞、著茗器中示其弟孝廉光先及子國柱等曰、辱極污極痛極、死矣死矣、如二親何、卒之日長虹亘天里中星墮如斗、光斗既死、鹿太公所歛金多青蚨、太公易精鏐、將

輸納、事不成、乃復易青蚨散之長安闕然、謂鹿太公

欽二萬金救左中丞還者日急、太公曰、我思之熟矣

平生黯狗義死、七十老人、得死此足矣、夫何求、得俾

免光斗屍出、骨肉零落慘不可言、外大吏復承璫旨

追贓愈厲、藉其產百不得一、併及昆季宗戚三族十

族之財、俱為罄盡、子姓繫獄者數十人、太夫人與其

伯兄相繼死、弟孝廉不敢赴春官、封公死而復甦、卒

病瘻、得禍之酷、古未有也、崇禎元年、上憫死事諸

臣、以楊漣為首、光斗次之、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再贈太子少保、官其一子、予祠謚恩數與楊漣等太史倪元璐曰、璫亂戮士、至漢建寧明天啓而止、然自其所執之言以量其智愚、魏忠賢者亦安得比於曹節王甫、手節甫之誣君子曰、是將為叛以叛為名、掩而戮之其正也、今之為詞、則以三案三案者注誠震器雪痛鼎湖、即如此何罪可罪、夫家驗而索賍親死而咎醫其情也、今曰賍不可索、醫不當咎、是為有罪、猶

曰是常嚴治其家、而孝於其親、為可敍也、凡此皆小
人之誤忠賢、小人固亦須讀書也、且夫小人既以異
議取詘、其勢不得不報君子、然而昔者君子之詘小
人遠之而已、而今之小人所為報東門之役者、至於
掩捕拏戮、不已毒乎、掩捕拏戮小人之已甚、其在君
子則亦有幸也、蓋以今之小人倚璫猶不如宋之小
人倚荆國耳、故為三案之異議者自其持之何必無
銖黍之義、一倚璫而盡沒是故今之君子為易辨也、

若夫篤學貞志、正骨孤情、霜清電明、霆決飈烈、即漢唐宋未有如楊公左公者矣、三案之立議、始於梃擊、中於紅丸、終於移宮、此以楊公、左公為後勁、三案之承禍始於移宮、而梃擊紅丸、以類而求之、此又以楊公左公為權輿、流覽三朝、上下五十年之間、而不叩樞建於楊左二公、又烏可謂之能知世務者哉、

石匱書曰、魏忠賢虎踞宮中、牙爪已具矣、有出柙之勢、而楊漣一疏、東勢決藩、張牙横噬、毒徧寰區、乃

遂不可收拾矣、京房言趙高奸未大露正先發之、正先死、而趙高威自此成、是楊左不幸而為忠賢之正先也、及後阜城之誅、與望夷之族、相報不遠、伯有為厲、則仍是楊左殺之也、干將雖折、拾其寸鐵、猶足殺人、可不畏哉、